

众生·人民路

## 风骨男人

| 阳美法公文 |

我一直认为，是男人就应该有风骨，那种刚正的气概、有担当而不屈的风度，这样的男人才能干成事。我所熟悉的中川先生就是具有风骨的男人。

中川先生中等身材，偏瘦，颧骨在瘦削的脸庞上显得有点高，因为双腿半月瓣有伤，走路还带一点外八字。他眼睛不大但很有神，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你。早年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政法工作经历，练就了他的精明干练。

中川先生生于1939年1月，长我15岁，亦师亦友。我们的工作交集是在宜兴检察院。我于1979年底，在重建检察院之初调入宜兴检察院担任书记。中川先生是1983年10月调入宜兴检察院，担任副检察长，第二年5月，担任检察长，是迄今为止宜兴检察院任职时间最长的检察长。他是我的领导，也是我的师傅，在他领导下工作，不仅增长了业务才干，也学到了很多处事方法和为人之道。后来，我们在一个班子的战壕里并肩战斗，我们之间又多了一层战友情谊。中川先生以他坚韧、刚正的气质，引领宜兴检察院向前再向前，跨入全国检察机关排头兵行列，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通令嘉奖。工作中，中川先生那极具个性的行为风格，无不彰显出他的朗朗风骨。

“我承担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是我国第一部刑法刑诉法实施的初始阶段，人们对新法的实施还不适应，一切都在学习摸索中。当时，我在检察院的法纪部门，专司渎职犯罪检察工作。因为检察机关刚刚重建，直接查处渎职犯罪案件没有经验，困难很多，加上又是新刑法规定的新类型案件，法律条款也很难把握。查办这类案件既要排除干扰，查

清犯罪事实，又要统一上下左右对案件的正确认定，还要抵御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。面对种种困难，中川先生敢于担当。那些年，我们查处了这样一些案件：外科医生在手术时，将止血钳遗留在病人的腹腔内，造成严重后果案；派出所民警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，致使犯罪分子逃跑案；钢铁厂大检修时，两名工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案；建筑设计师擅改设计，造成三人高空坠落死亡案等等。当时，我们科室人员都是检察业务新手，面对这些听起来就很棘手的案件，如何侦查，如何认定，心中无底。作为曾当过检察官、法官和律师的老政法，中川先生坐镇指挥，与我们办案人员一道，研究侦查方案，讨论定性定罪依据，为办案扫清阻力障碍。在办案中，我们这些承办人都明显感到有压力，既怕办错案，又怕影响关系得罪人。我们也知道作为检察长的中川先生，他所面对的压力肯定是最集中也是最大的。然而，中川先生把所有的压力自己扛，无论何方压力到他那里就终止，从未向我们传递任何压力信息。他总是坚定地对大家说，检察机关要对法律负责，对人民负责。你们不要怕办错案，也不要怕得罪人。我们只要查清事实，全面收集证据，就能客观公正地作出正确的结论，有责任我会承担。就这样，他用超强的抗压能力，为干警撑起抗压伞，打开了查办渎职犯罪的新局面。

“你让让”。那年，我从市委党校学习毕业不久，中川先生找我谈了一次话。他说，近期院里要提任一批检察员，你也符合条件，但因为名额限制，这次你要让让。当时我是一愣，听完中川先生的解释，我理解了。是的，我脱

产学习两年半，还拿到了中专文凭，而其他同志在岗辛苦工作，付出比我多，凭什么好事让我独占呢。况且，以后人大任命检察员要看文凭了，那些还没有获得文凭的战友，如果现在不解决，今后要提任就困难多了。中川先生亲自找我谈此事，那是他的工作方法，是对我的尊重。从这件小事中，我看到了中川先生的公平与磊落，学到了他的领导艺术。后来，我接替中川先生的职务，当了领导，我也力争公平公正地做事，努力将“一碗水端平”。

“他无罪”。从20世纪80年代起，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，然而，因为乡镇企业的先天不足，经济问题乃至经济犯罪频出。又因为法律的滞后，在处理乡镇企业经济案件时，各地轻重不一。那天，一位镇党委书记来访，告知镇里一名村办厂厂长被H市检察院带走配合调查，10天了还没回来，工厂也瘫痪了。请求检察院过问此事。中川先生一听就明白了，不经当地检察机关同意带走人，那是违规办案，此事应管。第二天，中川先生带我赶至H市，得知是H市一区检察院在查办一家大型国企的案件时，发现与该村办厂有联系，就悄悄将该厂长带回审查，又因其“不配合”，将其刑事拘留。如此办案，怎么会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。中川先生为之奔呼，九上H市，甚至惊动了高层领导，终于促使H市检察机关将此案移送我院处理。最后查明，该村办厂在与H市国企的经济交往中，只有一般的礼节性往来和给“星期天工程师”奖金。中川先生肯定地说，“他无罪”。最后，检委会认真研究，作出了免于起诉的决定。幸得中川先生的刚正坚毅，保护了乡镇企业的“能人”，昔日小小的村办厂，如今已是中国建筑业的百强企业，国家大剧院、鸟巢等很多国家重大工程，都有该企业的功绩。

几年前，中川先生得了大病，在上海做了手术。手术后的第二天，我赶到上海去看望他，在重症看护室的病床前，他抓住我的手，弱弱地告诫我，要干好工作，更要保健好身体。斯人已逝，这声音却常常在我耳边响起。

中川先生姓戚，宜兴高塍镇人。写下此文，是想让大家记得，他，是一个有风骨的男人。

忆旧·古运河

## 补锅匠

| 石惠泉文 |

吃好早饭，主妇洗好碗筷，洗好锅子，解下围裙，拎一只竹篮，出门，上自留地砍青菜，挑菠菜。这时听到“补锅子，生铁补锅子喽——”的声音，有节奏，有韵律，特别在早晨温暖的太阳光里，显得红晃晃，亮堂堂。主妇止住脚步，返身。

农家灶头一般砌置两只铁锅，靠外边的叫外锅，靠里边的叫里锅。外锅顺手，方便，用得多，早饭晚饭用外锅，上午十点来往，炒菜用外锅，炒好菜，洗净，倒米下水，做中饭，还是用外锅。好像外锅是大户人家的丫环，什么事情都让她来做，而里锅是个闺房小姐，难得帮衬一下也怕扭伤了腰。不知为什么，外锅经常用，重活难活一肩挑，倒是筋健骨健，油亮光光，里锅难得用一用，却病恹恹的，外层的表皮还不时脱落。那天因为时间急，主妇用里锅炒了一个青菜，却惊奇地发现锅底旁边有一细小的裂缝，还隐约看到灶膛里的火光，结果一碗青菜炒得满是烟火气，不好吃。

于是，今天早晨主妇便放下篮子，拔出里锅。

补锅匠正在斜对面的场地上摆开架势。煤炉比家用的大一圈，下面有个洞口，对接风箱那里伸过来的管子。硬柴木块点燃，拉几下风箱，火苗直往上蹿，放入焦煤块，一股时黑时白的烟雾袅袅而起。补锅匠扭一扭头上灰黑绒布的鸭舌帽，坐下，再拉几下风箱，见有细小的火苗从煤块的缝隙里钻出，停止。稍稍侧过身子，左手边已排列着五六只需要修补的铁锅，大的小的。大的是灶头上用的，小的是烧煤炉用的。还有人陆续拿过来，排列在后边，就像早晨到食品站买猪肉，不能插队。来补锅的不会是专门某个人，他们面盘子有大小，鼻子有高低，嘴巴有宽狭，可是，在大家眼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：黑黝黝的面孔，黑赤赤的手，包括手心 and 手背，裸露的脚踝也是黑乎乎的。穿一身深青色或黑色外套，外套上或多或少有被铁水烧穿的小孔。话语不多，手脚协调，动作熟练。整个人，与他要修补的铁锅，黑乎乎一片，非常协调，还有点相得益彰的味道。

煤炉里烟雾少了，深处已经发红。补锅匠拿一支手柄如钢笔粗的铁针，在铁锅的破裂处敲击，叮叮当当，有点像现在的打击乐。在敲击中豁口逐渐变大。一般到鸽蛋大小就停下来。那一排破锅敲击不到三分之一，补锅匠仿佛一激灵，转过身把一个U形的小坩埚插入通红的煤火之中，添一点煤，然后用铁钳把碎铁片（从废弃的铁锅上敲下来的）放入坩埚中。拉风箱，火

苗呼呼地向四周发散，铁片慢慢地软塌下来，沉没下去，熔成一汪橘红的铁水。补锅匠撩起衣袖管，擦去额上冒出的汗珠，轻轻咳嗽一声，然后“噗噗”，吐些唾液到手上，双手搓一搓。

是显示手艺的时候了。

补锅匠用专用的铁钳，夹住一短柄半圆小勺子，把浮在铁水上面的青黑色杂质捞去，坩埚里的铁水如落山时太阳的颜色，红得纯净。补锅匠左手托一块圆形棉垫子，棉垫子上放一层柴灰之类的东西，舀一小勺子铁水，放在上面，成黄豆大小的橘红火球，火球从外面豁口边沿透过来，右手迅捷拿过一段布柱子（由棉布紧紧绕匝而成，一般四分自来水管粗细），用力在旁边的一块小铁板上拧一下，然后紧按上火球，顿时，一蓬火向四周跃起，像初开的月季花。待铁水由液态变为固态时，才能放手。刚放手，还能看到补丁处还有点红色。补锅匠对准那红色吹一口长气，红色马上暗下来。就这样，一粒一粒的铁水球补过去，直至把豁口补严实。待冷却后，用砂纸打磨一会，尽量使补接处平整如初，最后抹上一些黄泥浆。我至今都没有搞明白涂黄泥的作用，是解除新铁的腥味么？还是相当于淬火？

补锅匠，就其社会地位，好像要比木匠、裁缝等小手艺者低一点。这大概与他们走村穿巷，风里来雨里去有关；或者是他们浑身黑铁墨拓的缘故。有一个湖南花鼓戏叫《补锅》的，讲高中毕业的兰英姑娘，看上了补锅子的同学小聪，两人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可是，兰英的妈妈就是不同意，觉得补锅的低人一等，“嫁女莫嫁补锅匠，一脸墨黑像团炭”。恰巧，家里的锅子坏了，兰英的妈妈没法子，只好叫来补锅匠小聪。兰英利用这个大好机会，经过一番巧妙设计和说辞，终于把妈妈的思想做通了。其实，大多数补锅匠，尽管一脸墨黑，浑身脏兮兮，但心灵手巧，由于经常奔波在外，往往见多识广。有的补锅匠会特别告诫主人，补好的锅子，炒菜可以照常，但端出来刮锅屑，要留神，补缀处的外部是挤在一起的铁疙瘩，刮到那里，不要太用力。

主妇从自留地里拿了菜回到家，自家的铁锅补好了，揩去黄泥浆，见补得严丝合缝，不免称赞几句。她向补锅匠谈起关于“丫环与小姐”的困惑。补锅匠的建议是，“丫环小姐”轮流做，这样不至于一个忙煞，一个闲煞。如果闲煞，就容易变坏。

补锅匠的话说得不错，细细想想，还有点生活哲理。



踏青去

插画  
戎锋